羅紈錄

三 後

罷釣續錄

頃年久棲楊崇嘗草小說若干條名之曰罷釣録其後入京從宦不復親近竹素而時有所得輒取筆書片紙既久因成累紙収為一軸名之曰罷釣續録噫謂之罷喬可耳罷釣非其實第欲仍其舊名耳

天數二十有五者五其五也地數三十者六其五也凡數莫不自五而推之河圖洛書皆五居中而為數之祖皇極編曰耳目口鼻手足之用皆五或曰支指五矣耳目口鼻何有焉曰耳聽五聲目雜五色口嘗五味鼻別五臭不具於此何有於彼手足以形用耳目口鼻以神用

形用者易知神用者難識夫然者不獨天地也人之用亦不過乎五也

孟子曰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此一句語甚可疑何者犬牛與人之性其果有異乎其必無異也天以一理賦于物初無人與物之殊今以人與人言之聖智之與愚頑其性則一也由氣有粹駁而性囿其中便有聖愚之别犬牛之於人亦如是也天與之氣地與之質所以為犬為牛非其性之罪也若曰孟子所言乃氣質之性云爾則可也而氣質之性至有宋諸儒始發明孟子初未嘗言也則後之人又何以信其必然乎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註云凡陽卦皆五畫凡陰卦皆四畫此蓋言震坎艮當為五畫巽離兌當為四畫也以二陰畫分作四陽畫以一陰畫又分作二陽畫以準五四陰陽之數者既皆未安而借五之為陽以明陽卦奇則可矣其於陽卦多陰之說則反覺陽為多而不合本旨余意陽卦奇故但一陽畫而其餘二畫則皆陰若使加有一陽畫則便為二陽畫而非奇矣此所以多陰也至於陰卦亦一偶對一奇以示象而已不宜又加一此所以多陽也

周子曰無欲故靜程子曰有主則虛吳臨川以此二言為

萬世心學之綱要而觧之曰不爲外物所動之謂靜不爲外物所賔之謂虗靜者本而虗者效老子曰致虗極守靜篤然則此二言者老氏固已先言之矣不取於相如如不動非靜乎不入色聲香味觸法非虗乎不爲外物所動不爲外物所賔其工尤密則釋氏亦已先言之矣此心之妙二氏之所見到者初未甞異則毫釐之差學者之所當辨也

古人言性皆就氣質而言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樂記曰民有血氣心知之性應感起物而動孟子曰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又曰目之於色口之

於味性也有命焉此皆就氣質而論性也惟孔子性近之論超出氣質之外直指其本然之體

朱子曰人性如一團火煨在灰裡撥開便明其設喩可謂妙矣然潙山叅百丈丈云汝撥爐中有火否山撥云無火丈躬起深撥得小火舉以示之云此不是火山發悟禮復朱子之言未必承用百丈之說惟其理同故設喩不期同而同歟

先儒論命以為萬物之所同受而陰陽交運叅差不齊論性以為萬物之原而有本然之性有氣質之性皆作上下兩截語唯論氣則以為有清濁粹駁之萬差未嘗作

兩截語是故其論經傳皆作此見天命之命純乎理而言死生有命之命帶氣而言知天命者知其理之所自來不知命者又帶氣而言足說壽夭貴賤之命命也有性焉此命字亦帶氣而言性也有命焉此性字又兼氣稟食色言之者性善之性則超出氣說即是本然之性先儒所論大抵如此而淺見不能無疑何則死生有命者言原初天之所命如此不知命者言不知原初天之所命已如此命也有性焉性也有命焉者以在我而謂之性以在天而謂之命有不必專屬於氣也

朱子曰心者氣之精爽又曰心之理是太極心之動靜是

陰陽間虗處是心抑是理曰虗處只是心不是性性只
是理朱子之言可謂精的而但不是性三字微似未安
若曰靈處是心而性在其中則意尤備矣又曰自家猶
不能快自家意如何他人却能盡快我意要在虗心以
從善其屢已屢物又未有若是之精切者
邵子曰夫人不能自富必待天與其富然後能富人不能
自貴必待天與其貴然後能貴若然則富貴在天不在
人也昧者又知求而得之則謂其已之能得也故矜之
求而失之則謂其人之不與也故怨之如知已之所以
能得人之所以能與皆天也則天下安有不知量之人

耶康節此言格明而可以戒世之饕富貴者

古之聖人未嘗明言死生之理以孔子荅子貢之問見之
亦可知也至程朱之論則全以消散無存為言而深斥
䰟神有知之說唯康節獨以為死者有知其言曰人謂
死而有知有諸曰有之曰何以知其然曰以人知之人
之生也謂其氣行人之死也謂其形返氣行則神䰟交
形返則精䰟存神䰟行乎天精䰟返乎地行乎天則謂
之曰陽行返乎地則謂之曰陰返陽行則晝見而夜伏
者也陰返則夜見而晝伏者也是故知日者月之形也
月者日之影也陽者陰之形也陰者陽之影也人者鬼

之形也鬼者人之影也人謂鬼無形而無知者吾不知也其言之不疑如此

邵子曰人之畏鬼亦猶鬼之畏人人積善而陽多鬼亦畏之矣積惡而陰多鬼不畏之矣夫然者世之人可不思所以積善乎夫積善固非欲使鬼畏之唯其失為人之道斯鬼亦得而侮之矣又曰心一而不分則能應萬變此君子所以虛心而不動也此心學之要而凡積善亦必基於此

莊子與惠子觀魚於濠上其俯仰之態千載之下猶在人眼中然少能會其趣者唯邵子能知之故其言曰此盡

已之性能盡物之性也非魚則然天下之物皆然若莊子者可謂善通物矣余謂若邵子者可謂善知莊子矣人之於父母其生時痛痒不能相關故父痛而子未嘗痛父痒而子未嘗痒況既死之後枯骸朽骨豈能禍福人哉余故曰先人平日所言而有所記矣尹仲和言今世咀呪者取他人骨埋屋中便能致禍其家況父母骸骨葬非其地宜有致禍之道此理可反隅云吾謂人之求福而避禍者不于天而于地以天遠無形臭而地近有形色也殊不知天比地尤近只在吾方寸中苟能修其在我之天積善行仁則在外之地斯應之矣不然而欲

以勢力求之則假使真如仲和之言寧有可得之理哉
余嘗疑方圓圖非出於宓犧宓犧所畫只八卦而已只此
八卦足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又安事於分排開
張上古淳朴之世不應巧密若是况繫辭中畧未嘗言
及此圖則意此出於戰國時易學之人而為山林方士
所相秘傳故邵子傳得於陳圖南耳後見　皇明歸震
川易圖論其見正與余合其所辨析皆有精義為之犂
然生喜謾記以俟博識者
己卯春先人見背余病幾死而亡弟大仲亦經痘新起至
翌年庚辰余病少間日課大仲讀書時或痛加楚撻大

夫人每親自來救時余年二十八而大仲則十二歲矣
及大仲冠而娶婦則余始有倚仗而免於煢獨矣癸巳
大仲司馬發解一等而覆試居魁余亦曾魁辛卯菊製
至是秋始唱名兄弟同作榮掃之行爲一世艶稱樂極
而悲來過二年至乙未春大仲病不起則余復孑然人
世矣于時亡兒纔年十三如已卯大仲之年余爲之略
加誘導其才性過於大仲不煩嚴督而文理日進及其
冠而娶則余又有所倚仗而忘大仲之死也庚戌兒擢
庭試第二名余以大司成入參賀班兒戴賜花在前導
以衆樂歸謁家廟又爲一世所艶稱樂極而悲來經二

年至壬子春兒又逝余復孑然人世而其年則六十矣
固知萬事泡幻轉眄皆空而靜念今昔良足悲耳
亡兒既屬纊余亟走見附耳而呼其小名曰我來汝其知
否時已斂手足而任生致觔按其手俄覺兒微抽其右
手以拊任生手而即止蓋其氣已盡而在中之神識了
了不昧一聞余呼而氣不能應唯以手示其意而已悲
哉或曰神氣一也氣盡則神亦盡此殆氣猶未及盡故
神能使氣或曰神不係於氣神有知覺而氣無知覺余
謂神秉氣而行二名而不相離人之生氣在神中而神
亦寓焉及其死氣去而神隨之人見其氣之盡而不知

其未甞盡唯漸離形殼故有似於盡延陵子所謂魂氣無不之者是也究論及此涕其隕之

李慱告宋徽宗之言曰氣住則神住神住則形住形住則長生以慱言推之氣去而神去神去而形化三者似異而實未甞異慱道流故其言如此冥寥子曰釋之所重在神故但修性而不言命靈明之性萬刼不壞是性自該命云云此則離形氣而言神也

六祖曰人性圓滿具足其廣大與虛空等往來變化一切自由天猶不能命我以生况於四大乎况於五行乎既有生念又有生緣故天得以生命我四大得以氣形我

五行得以散約我此有生者之所以有滅然凡夫心著諸妄妄認四大以為我身妄認六親以為我有妄認聲色以為快樂諸妄既起真性遂隱生盡則滅滅盡復生聖賢則生不已念應跡而生既生之後圓寂之性依舊湛然雖託四大為形五行為養皆我所假未嘗妄認我緣苟盡委而去之如來去耳是故凡夫生滅如身中影出入相隨無有盡時聖賢生滅如空中雷自發自止不累於物云云凡釋氏所言人神不隨形氣生滅者其為說多矣而此尤其明白者與莊生所言若人之身萬化而未始有盡者頗相類然所謂神苟指先天一點靈明而

言則又若其初之先有定數亦有推說不去者
花潭以絶世之聰明其於理氣不相離之妙處瞭然目見
非他人故便爲至樂以爲湛一淸虛之氣無物不在自
以爲得千聖不傳之妙粟谷既許其自得之見而隨駁
之曰理無變而氣有變元氣生生不息往者過來者續
已往之氣已無所在而花潭則以爲一氣長存往者不
過來者不續此花潭所以有認氣爲理之病云此固用
晦菴說然其自爲說則曰凡物有始則必有終天地至
大而惟其有始故不免變滅若使此氣之源實有所始
則其必變滅而有無氣之時矣惟其無始也故又無終

無始無終故無內無外此與花潭所謂一氣長存者又何以異哉倘曰所謂氣源者即理也氣有盡而理無盡云尒則未有無氣而理獨存者覃谷豈以理氣判作兩物哉誠非後學所敢知且晝而夜夜而晝者即一氣之屈伸苟往過來續而已則是有伸而無屈也

鄭北窓兄弟五人其第三弟曰磏少北窓十二年而磏又喪婦繼娶則其婦之年又加少也然北窓每敬其嫂嫂起亦起嫂坐亦坐不敢以惰容見諸弟諫曰彼於兄猶季女也奈何致敬一至於此北窓曰非若所知也吾家先祀之不斬賴此嫂吾身無孫而有孫賴此嫂吾之敬

嫂非敬嫂也爲祖先故也諸弟莫喻其意其後北窓二子皆早死無后取碏孫爲長子後而次子及三弟皆絶嗣今諸鄭之仕於朝者皆碏后也

趙石澗旊臨終自作誌曰趙云仡豊壤人歷仕中外佩印五州觀風五道雖大無聲蹟亦無塵陋年七十三病終無后以日月爲珠璣以淸風明月爲奠而奚于古楊州峨嵯山南孔子杏壇釋迦雙樹下古人聖賢豈有獨存者咄咄人生事畢其脫灑曠達如此尹文康公彦頤臨沒有偈曰春復秋兮花開葉落東復西兮善養眞君今日反顧此身長空萬里一片閑雲其言視石澗尤爲爽

朗公精於易理作易　傳於世晚年酷耽禪學與僧貫乘為友乘作一蒲庵只容一坐與公約先逝者坐此而化一日公跨牛造乘告別徑還乘遣人送蒲庵公笑曰師不負約遂取筆書偈於壁書畢而逝其亦異矣

聽心齋曰元神與思慮之神一也禀先天一點靈明者謂之元神後來為情識所移遂成思慮之神人能回光返照去其情識則此思慮莫非元神之妙用矣問回光返照曰人之心每日只在外面馳逐自己一個身子却不曾照管今只將照外面這箇神收回來放下外面許多機巧一意斂藏這便是回光返照

北窗曰聖人重人倫釋老言修心見性而遺人事之學者也北窗之道於三教即此數語而可知自來人多泛看不知其語之為精透也人唯有此形質故所以有人倫重人倫所以為世法也若釋老者遺其形質尚遺況人倫乎所以為出世法有了明師為衆普說指此身而言曰此為死物其內鱍鱍地者為活物莫於死物上作活計宜於活物上作活計此即所謂修心見性而遺人事者也然向使無聖人重人倫之教則天下之亂也久矣

拾得詩曰古佛路淒淒愚人到却迷只緣前業重所以不能知欲識無為理心中不掛絲生生勤苦學必定覩吾

師此勸人勤脩也寒山詩曰欲識生死譬且將氷水比水結即成氷氷消返成水已死必應生出生還復死氷水不相傷生死還雙美此說死生也然雙美之說不可曉豈亦至人出沒去來惟意所欲如栽松道人之事乎抑如莊子所稱安知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之意乎又多少般數人百計求名利心貪覓榮華經營富貴心未片時歇奔突如煙氣家眷實團圓一呼百諾至不過七十年氷消瓦解置死了萬事休誰人承後嗣水浸泥彈丸方知無意智此說世態也又其詠仙曰但看箭射空須臾還墮地饒爾得仙人恰似守屍鬼心月自精明

萬象何能比欲知仙丹術身内元身是此等詩皆能提
醒塵世之醉夢故余愛而録之
古人言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此八字受用一生余謂此八
字約之則但有随緣二字耳人於世間随緣而生随緣
而死随緣而富貴随緣而貧賤裴晉公曰生老病死符
到奉行此随緣之謂也張子韶曰若一一理會此形骸
却費許多工夫我不被他使且要我使他我見世人役
役爲此身所攪自早至夜應付他不暇特可發笑此亦
随緣之謂也随緣之義非知道者不能見也
利西泰謂人死有魂而禽獸則無魂深斥輪迴之説曰人

之所畏莫甚於虎而見死虎無畏心者以其無魂故也至於人則雖死屍亦必畏之以其有魂故也以此明人物之有魂無魂其說甚可笑凡物必感其同類故人見死人則懼獸見死獸則懼至若獸見死人人見死獸則不畏之矣使獸而亦畏死人則西泰之言可驗其然而今烏鳶狐狸之屬不惟不畏而已方且啄食不忌則烏在其畏也馬行道路見死馬則驚鵲集園圃見死鵲則噪是皆感其同類而然耳西泰之言全不通於物理然人死或為鬼神或現異徵而禽獸不能然則其魂固當有異或如楞嚴所說禽獸皆人身受報〻盡則復還人

趣者而然亦渺茫矣

熈寧十年夏康節感微疾氣日益耗神益日明笑謂温公曰吾欲觀化一巡如何温公曰未應至此先生笑曰死生亦常事耳明道云堯夫病革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曰觀化他人便觀得自家又如何觀得化橫渠此言似太泥氣日益耗神日益明則其化者氣也其觀者神也與南郭子綦吾喪我意正類若曰吾與我一也則便爲説夢語矣伊川云堯夫臨終只是諧謔須臾而去以聖人觀之則亦未是蓋猶有意而比之常人甚懸絶也他疾革頤往視之因警之曰堯夫平生所學今日無事否他

氣微不能答次日見之却有聲如絲髮來大答云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亦只得依你說所謂諂詐豈指此歟問亦前知死何也曰只是一箇不動心釋氏平生只學這箇事將這箇做一件大事學者不必學他但燭理明自能之只如堯夫事他自如此亦豈嘗學也伊川之言固正矣然古來多有此等人如近世鄭北窗先知死期守默三年而死豈亦學這箇事而然歟與事見眉叟記言

安平守王基家有大蛇含筆置床上又烏入室中與燕鬭基問吉凶於管公明公明曰大蛇含筆老書佐也烏與燕鬭老鈴下也卦中有象而不見其凶後卒無患或問

爲虵爲烏人何化爲微賤乎輅曰萬物之化無有常形
夏鯀爲熊如意爲蒼狗皆貴人而爲黔啄之類況蛇者
辰巳之位烏者太陽之精此乃明象書佐鈴下各以微
軀化爲蛇烏不亦過乎此時佛教未甚盛而公明之言
已涉輪回然朱子論輪回曰或有之而不盡然云盖氣
之紛糅於兩間者一屈一伸變化多端何所不有特淺
知未易窺測耳余宰邊城親聞邑人有死爲大蛇移穴
於安邊鶴浦事甚詳而嫌其涉怪不錄云
樂而歌哀而哭逆意而怒順志而愛財欲其多位欲其崇
名必競利必爭爭不得則恚競不獲則忮忮且恚則詈

矣自幼而壯壯而老以是而始以是而終及其爲累累
之土堆則千般作用於是焉息矣人生百年内光景大
抵如斯其視糞中之蛆虫其有異乎其無異乎可爲之
太息昔伊菴權師用功甚銳在衆未嘗與人交一言至
晩必流涕曰今日又只恁麽空過世之擾擾者旣皆空
過日月而我輩亦自不免空過日月盡囘悼世人之念
自悼其身苟不自悼其身必爲伊菴所悼云
晉魏舒爲僕射時有陳留周震者諸府屢辟而辟書旣下
公輒喪亡時號爲殺公掾莫有辟者舒乃命之竟無患
識者稱其達命子混清惠有才行爲舍人年二十七卒

朝野咸爲舒悲惜舒每哀痛曰吾不及莊生遠矣豈以
無益自損乎遂終服不復哭詔曰舒夭一子告老之年
處窮獨之苦每念怛然爲之嗟惜思所以散愁養氣可
更增滋味品物舒之達理如此可謂難矣然舒於少賤
時嘗寓野王主人妻夜產俄聞外有車馬之聲相問曰
男乎女乎曰男書之十五以兵死復問寢者爲誰曰魏
公舒後十五年往問所生兒何在曰採桑爲斧傷而死
舒曰此自知爲公然則舒之知有定命蓋亦由此旣知
有定命則無益之哀亦當日損矣非專由於襟懷之曠
愜也臼閱舒傳感而書之

温嶠問郭文食色性也先生何獨無情文曰情由憶生不憶故無情又問獨處窮山疾病遭命則當爲烏鳥之食曰螻蟻何異乎又問不畏猛獸耶曰人無害獸之心則獸亦不害人矣永昌中大疫文亦病殆王導遺藥文曰命在天不在藥也文之所言皆達矣然憶由情生情爲憶根無情則無憶今云不憶故無情未免倒說雖然憶是情之用不憶爲制情之工夫亦可耳

叔梁紇有九女無子其妾生孟皮有足疾於是娶顏氏以庚戌十一月庚子之辰生孔子於曾昌平鄉陬邑三歲父死十九娶于宋之幵官氏二十生子鯉始仕於曾爲

委吏二十一爲乘田吏二十四母顔氏死二十七適郯
問官制於郯子三十適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四
十一自齊返魯四十三識商羊辨石砮五十一魯定公
以爲中都宰遂爲司空又遂爲大司寇五十二相定公
會諸侯于夾谷五十六以大司寇攝行相事誅少正卯
齊人歸女樂遂行適衛適陳適匡匡人圍之復返衛五
十七適宋適鄭遂至陳五十九適衛將適晉至河而返
自衛復如陳自陳如蔡自蔡如葉去葉返蔡問津於長
沮桀溺六十三楚子聘之將封以書社不果識萍實在
是年狂接輿歌以過門亦在是年自楚返陳六十七自

陳返衛是年夫人幵官氏卒六十八季康子以幣來迎
自衛返魯六十九正詩書禮樂作易十翼是歲伯魚死
七十有疾子路請禱不許是年顏回死七十一歲曰西
狩獲麟遂絕春秋之筆陳成子弒君告哀公請討七十
三夏四月己丑寢疾而歿子路亦以是年先死葬魯城
北泗上大聖之生卒行止後學多不能知考通紀等書
撮其畧而録之如此
顏子父無繇母姜氏周敬王戊子十一月丙申生顏子少
孔子三十八歲卒於敬王己未之歲八月丁巳曾子少
孔子四十七歲孔子沒時曾子年甫二十六子思年百

一十餘孟子周公伯禽之後皆以仲叔季為氏仲後改為孟曰以孟為氏有激公宜者娶仇氏生孟子三歲激公宜卒仇氏三遷以教孟子

子路問死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先儒謂此乃孔子畧言之耳死之事只是生也更無别理此言不惟深知孔子之意亦能深知造化之理不知當時子路能會聽否今以人未死前言之寤時則生也寐時則死也寤而寐寐而寤便一屈伸也推而至於天地晝則生也夜則死也晝而夜夜而晝便一屈伸也春夏之生長生也秋冬之凋落死也春夏而秋冬秋冬而春夏便一屈伸也若使生

之機至秋冬便絶則來春無緣復有生意惟其凋落之時機藏於其中故明年復生耳夜而晝寐而寤其理亦復如是特孔子不欲明言之果能知生便能知死矣　

橫渠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此固橫渠所自稱與前聖合者然在後學不能無疑太虛有何貌樣乃與氣合遍太虛皆氣又何着一合字所謂知覺來從何處乃與性合既有性斯有心矣既有心斯有知覺矣豈知覺合於性而後始有心哉　

天老曰人禀五常形貌而尊卑貴賤不等皆由父母合會

禀氣殊也得合八星陰陽各得其時者上即富貴之極得合八星陰陽不得其時者中也不合八星陰陽得其時者下也不合此宿不得其時者則為凡人矣合宿交會者非惟生子大貴亦利身大吉八星者室參井鬼柳張房心陰陽得時者孫真人云夜半合陰陽生子上壽賢明夜半後合會生子中壽聰明智慧雞鳴合會生子下壽剋父母夭老之言頗涉於不經方術之言大抵類此然末世之人恣情縱慾以致真精耗傷生子多不育夫子受父母之氣以生則不可謂無其理矣孫真人以此載之千金翼其必有所見也又云凡二月十三日五日九日二十日此生日

也交會令人無疾病

杲老曰一日中心不馳求不妄想不緣諸境便與古德相契不着和會自然成一片此三言者揔攝千七百善知識如雲如雨法語開善云時光易過且緊緊做工夫別無工夫但放下便是此二字又攝杲老之三言問學人迷昧乞指示云喫粥也未對喫粥也云洗鉢去若論默悟未有若論公此句之超絕者

問四大從何而有樂普曰湛水無波浪因風擊曰浪滅歸水時如何曰不混不濁魚龍任躍問如何離得死生曰一念忘機太虛無點問保福拋却殼漏子向什麼處去

長慶曰且道保福在那箇殼漏子裏問遷化向什麽處去清化曰長江無間斷聚沫任風飄曰還受祭祀也無曰祭祀不無漁歌舉棹谷裏聞聲樂普清化異口同辭

禪家言句有要妙絶可愛者普照會中有一老僧每日誦呪禮佛雪堂見其波波劫劫不閑一日向渠說云何不一切放下渠云纔放下便覺閑過雪堂曰儞若放下却不閑過曰謂衆曰此皆信力未充所以尋常向兄弟說不要上他機境而況文章一切雜事乎若守閑閑地自然虗而靈寂而妙如水上葫蘆子相似蕩蕩無拘無絆拶著便動捺著便轉眞得大自在也

禪家尋常拈提竪拂是經中所道一切世界諸所有物皆
即菩提玅明真心尋常下喝敲床是經中所道返聞聞
自性性成無上道此乃中峯民所質而圜悟師所印也
悟於末後乃曰你不見經中道玅性圓明離諸名相民
於言下釋然渠家作用大抵類是特驟見者未能覺耳
死心師住洪州翠巖寢堂後有齊安王李景遠祠師惡其
為滛祀毀而移之未幾有脩蟒蟠坐側師叱之而遁一
夜夢神人峨冠而前告曰弟子為師所叱欲之廣南假
蔵夫六十人師夢中諾之未幾蔵夫疫死者溯其數師
後問學者曰且道果有鬼神否若道有又不打殺死心

若道無藏夫為什麼却死答者皆不契適眞淨會中元
首座至師如前問元云甜瓜徹蔕甜苦瓠連根苦師大
喜王正言為江西漕久叅晦堂不契一日問得師甚深
法者何人堂曰雲巖新王謁新問甞問三緣和合而生
又問即死即生何故有奪胎而生者其宗疑之新曰如
正言作漕隨所至處即居其位還疑否曰不疑新曰此
既不疑彼何疑耶正言言下領觧死心雲巖皆宋世作
家而其所言乃俱如此
社土神能生萬物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共工氏有子曰
勾龍為后土能平水土故祀以為社后土官名故世人

謂社為后土稷穀神祭法曰厲山氏有天下其子曰農能植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爾雅云稷者五穀之長故陶唐之世名農官為后稷其祀五穀之神與社相配以稷為名以為五穀不可遍祭祭其長以該之稷一名稌秋種夏熟穀之貴者云蔡邕曰稷田正也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家語曰句龍配食於社而棄為稷神此皆古書之可据者而王肅對魏帝之問曰魏土也土畏木丑之明日便為寅寅木也土成於木故丑臘未社肅之言詳於丑臘而不及於未社然以其言推之未火也

火生土故未社此所謂歷代各曰其行運也今世之人
孰不知社稷二字而問其義則輒不知雖以退溪之大
儒　明廟俯詢而不能對蓋常情每忽於近故今備記
如此
萬物皆生於土而歸於土此則人人之所共知至若出乎
機而入乎機則非人人之所能知也吳季子之言曰骨
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苟非
深達死生之理不能說出如此
鄭瑄書言有一貴人年九十而死曰我併不見前之八十
九歲在何處此未必真有其人似假設以警世之無厭

者耳但人人生世方來之富貴愈眈既往之顯榮如矢雖活千萬年只如一日殆無知足之期此固凡人之情而雖以道眼言之既往者電逝泯滅不可追執方來者如雲倏起俄成過去寧有堅牢把翫之物哉此凡人與道眼之所同閱也但凡人則係情於世趣牽己而從物道眼則任其自化而吾有不化者古云惟有一事寔餘二則非真此可以惕然起警

西泰謂天形如青琉璃日月星辰皆附麗其論與先儒不同漢郗萌云天本無質日月衆星自然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智皆須氣故進退伏見無所根係葛洪譏之曰

苟星宿不麗於天天爲無用何必云有天如鷄子地如
鷄中黃孤居於天內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行西泰
之言與此相合而宋儒之論則盖出於郗萌也
天地之間變化多端不獨人爲物物爲人而已人且爲星
辰星辰亦復爲人傳說上爲列宿是人爲星辰也李淳
風言五星盈縮失位其精降地爲人歲星降爲貴臣熒
惑爲兒童歌謠塡星爲老人太白爲壯夫辰星爲婦人
古今此類頗多如姜邯賛爲文曲星之類是星辰亦復爲人也天人
之際高下雖殊以其爲一氣故也
孔子自周返魯老聃送之以言曰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

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傳辨宏達而危其身者好
發人之惡者也夫發人之惡議人之不善雖孔子之聖
猶以是戒之况今之人乎

唐史稱房玄齡治家有法常恐諸子驕侈集古今家戒爲
屛風各賜一具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屛風中所書必
皆恭儉孝悌之訓而至其子遺愛與杜如晦子荷俱以
謀反誅李勣以房杜爲戒至命其弟弼諸子孫有不厲
言行交結非類者急榜殺以聞毋令後人笑吾猶吾笑
房杜則其爲慮後視玄齡可謂尤嚴然其子敬業卒滅
其族盖不素教以謙謹保身之道使諸子孫浸灌於平

日乃欲憑身後數条之遺訓俾其兢兢自愼其亦難矣

退溪門人問於退溪曰仕進者若有躁進之心雖弑父與君皆由此馴致矣退溪曰然嘗見世之進取者蟻慕羊羶患得患失之態至於言辭面目之間可鄙之甚余平生踐歷亦多未嘗有希冀而得之者味斯言也古今世態一何相同也向來疏逆者皆由躁進之心而近日屢變其論議以投合時尚者又揔由蟻慕羊羶苟究其心則不甚相遠言辭面目之間鄙態可掬朝家用此等人欲以致治其亦難矣

諛墓之譏自韓文公已不能免況今人乎然今考韓碑絕

無溢稱過許者特以多作墓文受人潤筆故爲劉乂所戲耳若今人則眞可謂之諛墓權石洲至作忠州石詩以刺之然以余所見亦不盡然蓋孝子之心雖切於褒揚先懿而未有以無爲有以東爲西者則此不過就其平日之所長而敷演太過耳此因古今文体有簡冗之異而金石体裁有褒而無貶與史筆不同焉耳又豈可盡以爲諛而不信哉若夫大患則有之自有黨論以來搢紳間所見歧異扶抑之際便有雲霄坑塹之別每觀諸色人文字顔跖互換各竪一副義理而作者又皆其同臭味之人則孰從而折衷哉余亦於年來往往銘士

大夫意未嘗不在於公好惡而人之見之旣與余不同其好惡則其謂之公也又可期乎

天地之間爲太虛太虛之間偪塞充滿皆氣也賦而爲人物者是氣也散而復返於太虛者亦是氣也故花潭謂有聚散而無有無然氣有粹駁之別如同産於一山而有靈芝菫冡之殊族豫章荆棘之異種也禀氣之粹者爲賢明禀氣之駁者爲愚頑就其粹駁之中又有厚薄之異而壽夭於是乎係焉論其氣則固如此而唯其昭昭靈靈之知覺儒屬之於氣而佛不囿於氣此何故哉皇甫持正曰人見質之化而無也謂心之知亦從而亡

豈不愚甚矣乎持正儒者也而其言類乎佛
樂祈曰心之精靈是為魂魄此混魂魄為一者也易曰精
氣為物游魂為變此以精氣歸之於萬物之質而獨以
魂為能變即延陵子所謂魂氣無不之者舉魂而魄在
其中矣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薛蕙謂載者承
受營猶熒熒精明之意遂引左傳心之精爽為魂魄之
說而以營魄為魂家語曰人生有氣有魂有魄氣魂魄
會謂之生氣者神之盛也魄者鬼之盛也此則以其生
而謂之神以其死而謂之鬼也神則魂鬼則魄也康節
之言實祖是說以神魂屬人精魄屬鬼蓋曰在人則陽

神與魂在鬼則陰精與魄雖有陰陽之殊而其實猶形之與影也古人論魂魄有混合而言者有分陰陽而言者唯穪子由論易乃曰魄為物魂為神魄為物故雜而止魂為神故一而變其論魂則然矣論魄則異於諸家易但曰精義為物而已何嘗以物為魄哉至神則與魂一物而二名自本體靈明而謂之神以秉氣運用而謂之魂耳

魯昭二十一年秋七月朔日食梓愼曰二至二分日食不為灾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為灾陽不克也故常為水至二十四年夏五月朔日食梓愼

又曰將水蓋梓慎常以日食之應爲水故其前後所言皆如此叔孫昭子獨曰旱也五月建辰日已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爲積聚也是秋果旱梓慎只知日食之爲陰盛而昭子能知陽莫而將聚天道之不可以一槩論者有如是矣然唯其五月過分故昭子云爾若是建寅建卯之月而在春分前梓慎之言其必驗矣

春秋時占法全用周易有極易曉者亦有甚難解者如卜偃爲晉文公納周襄王筮得大有之睽曰是公用享于天子之卦也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天爲澤以當日天

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蓋內卦乾變爲兊而外卦則
離故天爲澤以當日而辭以天子降心而逆公也此其
易曉者至若屯之比若使今人得之必曰始雖艱而終
必得衆而辛廖之筮畢萬則曰屯固比入其必蕃昌此
已不可解其曰震爲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
衆歸之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今人尤難推
說及此蓋屯內卦震故爲土震爲車坤爲馬震爲足爲
長變爲比則內卦爲坤坤爲母爲衆水與地合而固坤
安而震殺此其所以爲公侯之卦而後之占者亦可以
取例爲法也

今之貴人未有不規恢第宅廣占田園以爲子孫計者然不旋踵而輒覆敗相望以天道言之則其忌富甚於忌貴故貴猶能累世相傳而富不能傳數世以人道言之則侈溢每生於富而禍必由於侈溢猶油之於火也顧不知減而反添之謳廣李沆誠爲卓識矣乃余所愛則鄭之子張齊之晏子也方子張之有疾也歸邑于公使黜官薄祭而戒其子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可以後亡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其言切中事理子孫苟能常存敬戒其爲生也大矣豈在於富乎方晏子之辭邶殿也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不欲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

吾邑不欲足也益之以邸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不受邸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富如布帛之有幅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夫足欲必亡所謂非惡富恐失富者既有以識天理之固然而所謂正德以幅之者又有以見人事之當勉若晏子豈非知道者哉春秋時人多貪淫取禍其見未有能及此者可謂後人之鑑也故特表而書之

徐吾犯之妹曰子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注云乃丈夫之所為此甚誤此言子晳雖美然子南即吾夫也蓋以子

南先聘而子皙從後强委禽故以先聘者爲夫以却强
婚之子皙也女子之身一受人聘固已定夫婦之義故
下即繼之曰夫夫婦婦所謂順也文義甚明不知何故
觧作丈夫此必以左右射超乘而遂謂丈夫之事耳甚
可笑

魯莊公十四年鄭之外蛇與内蛇闘内蛇死俄而傳瑕殺
鄭子而納厲公莊公問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
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
棄常則妖興此言鄭子常恐厲公之或奪其國其畏忌
之氣燄足以致蛇妖也今人或曰恐惧之過或曰憂思

之深以致憂瘵之顛倒光景之恍惚皆所謂氣燄以取若申繻可謂善言災異者矣古語云善言天者必本諸人申繻之謂矣

人之在世做高官則熱鬧一場官罷則靜悄悄矣遇變故則熱鬧一場事定則靜悄悄矣有慶喜則熱鬧一場興止則靜悄悄矣及其死也又熱鬧一場既過則靜悄悄矣大抵動少而靜多動為一時靜乃千古豈獨人為然哉靜觀萬物無不皆然老氏曰萬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復是也

先祖清江公以北兵使謫没于獜山申判尹砬每用痛傷

力為辨白黃芝川廷彧挽清江詩膾炙一世其結句云
平生部下申兵馬泣說時危大將埋盖記實也其後判
尹子孫多貴盛嫌部下二字黃家亦曲循其意改以知
己今芝川集及箕雅中皆以知己刊行及朴玄石爲申
判尹傳則始從本文而猶以部爲管夫武弁之於微時
屈居人下有何所恥而必欲諱之乃至於是耶殆非體
申公之意者也
晦齋與忘機堂書退溪既稱其造詣之精深而後學亦承
而貧歎以爲粹乎粹其書專斥寂滅之旨其於闢佛可
謂嚴矣然及其祭弟彦适文則曰願續未了之緣世世

復爲凡弟此果何等語也前之斥佛是也則今之爲言
不亦謬乎今之爲言果足信也則前之斥佛又何嚴也
且與忘機書即年二十七八時所爲而祭文則晩年臨
没之際所作也豈其年高德卲之後所見有變於前而
然哉誠非後學所敢知也
朴判書泰尚深嫉趍競常言人之悪德莫甚於躁千罪萬
過皆從此出其言誠美矣余見近世仕者旣玷兩司則
必希玉署即入玉署則又希銓部衣緋之後必思横金
横金之後又思八座悪人居前恐已見後費心設機如
鬼如蜮卒之凶于身而害于國千罪萬過皆從此出者

詎不信哉人謂此皆由黨論而其實所謂黨論非真有
所見是此而非彼也只是以躁心競一個利耳
鄭介清所著困得編先輩謂其儘有見得處然其一生行
事有足汚口則正不當以其言論之超絶有所推奬也
曰是而思之世之名為儒賢者雖其為一時所慕夷考
其行事多有可議者或欺心打訛或橫議非僻雖其講
説動人既有一箇心不好又何足稱哉余見世間多有
此色人真所謂詩禮發塚者曰閱介清事譏書及此
日長且熱無以消遣偶取架上容齋集閱之其詩固鴈行
翠軒至五言古體則正自過之轉化夭嬌不可模捉而

其文亦自好如消遥洞記名山水小記送隱之還山序安亭記三樂亭記信古堂記莊周蝴蝶辯李強哉哀辭朴仲説墓銘何減古人今世必稱簡易谿谷以為大家然其雋朗流動恐多所損乃翠軒所稱每先南士華此殊不可曉者也

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每念此一句為之太息人於太化之中滚汨了一生忽然而生倏然而死是身固非我有也即一氣之乍聚乍散耳乃於其間富貴食色之慾紛然交鬭於中有為有不為千機萬巧心疲精喪雲祖水

逝竟復何有此達士所以不位乎其形也

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生又變而之死此莊叟之論死生也雜乎芒芴之間者果是何物以爲元神歟元神外乎氣則不雜之前在於何處及其感於芒芴而後始流而爲氣乎先輩以未形有分釋之夫未形者豈非太極乎有分者豈非陰陽乎芒芴旣不可訓以陰陽而太極則理也理豈待變而始有氣乎由前則辭順而究尋無處由後則語妙而未免義窒不知莊叟何故不肯明白說出耳

心在內者也而必待在外者以自安苟無在外者則一刻

不能自安所謂在外者大而仕宦財色小而博奕鷹犬凡可以寓其心者皆是也觀小兒必嬉戲葱竹暫時廢此則不能堪是知心必有所靠自幼少時已然若其一種自處以淸高者又不過把幾卷文字幾軸書畫以娛興適情而已無此則忽忽惘惘無所措其身是故不資在外者而內有以自安自樂非知道者不能也永嘉以惺惺寂寂爲藥病而互用之其爲方誠妙密矣然此亦未易耐久下工唯話頭之法最簡要爲常提撕則惺惺寂寂舉不出其中此杲老所以極力主張者歟

天地之間只一氣消息而已今以人言之自脫胞之後其

息也日夜不止至於盛壯而息極矣極則漸消日趨於
衰老消極而死矣或曰其不待消極而早殞者何也曰
息緩而稍速木之生也自萠芽而至于霄經幾十年雨
露之養而風霜一拂俄而摧倒此雖非消之常理而亦
為於消矣況消息則一也而有得氣多者有得氣少者
多者少者其息則均而其消則不同多者遲消少者速
消此又理之常者也

余居楊山慣見炭氓病熱則飮水寒則吸湯不知參連之
為何物也死則木綿衣衾掩手足形不知錦綺珠貝之
為何物也薄板杯土不知題湊碑碣之為何物也麥飯

山藪不知蜜果肥鮮之爲何物也盖未嘗慕達也而自
然近乎達未嘗慕古也而自然合乎古其爲禮誠犕而
又何損於一氣之返眞哉惜不使京師富貴家視此稍
殺其侈靡之習
鄭子產云人生始化曰魄旣生魄陽曰魂此言始在胎而
有形謂之魄旣生之後魄之陽乃謂之魂也苟如是說
則在胎之時有形而無魂須其旣生始有魂耳此甚可
疑魂與形未嘗相離未有無魂之形豈可以生之前後
分有無乎子產以博物見稱於列國能知臺駘實沈及
黄熊之爲厲而顧不能知刑書之鑄能致火灾則其有

愧於士文伯多矣今此所論又安知必不誤乎或曰魄者神之形也屬陰魂者神之氣也屬陽所謂魂魄分屬形氣而神則乃其主也後之論神魂者每混而無別故有此疑非子產之言有所誤誠如是則吾於子產可無譏焉如宋樂祈以宋君與叔孫昭子為將死曰心之精爽是為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魄為精為陰魂為爽為陽此與或者所論相符而以刑為精則其義尤精矣當與前所記樂祈言条看

胡文定論公孫敖奔莒從己氏事曰欲生於色而縱於淫色出於性目之所視有同美焉不可掩也淫出於氣不

持其志則放僻趨[辟-辛+邪]無不為矣朱子旣以此爲原於上
蔡而又謂之分得不是曰大凡出於人身上道理固皆
是性色固性也然不能節之以禮制之以義便是惡孟
子云君子不謂性其語便無病今按文定之言未嘗有
病朱子病之者恐人之但認爲性流而不知返也如近
世許衡之徒所謂食色天也天且高聖人一等我則從
天而不敢從聖人者卽流而不知返者也然文定固曰
男女人之大慾存焉寡慾者養心之悪欲而不行可以
謂難矣又以穆伯之以志徇氣肆行淫慾而不能爲之
帥爲大戒則與朱子所謂不能節之以禮制之以義便

是惡者何以異哉而所謂寡慾志師之說又皆出於孟子尤為警惕則文定所言殆不可非也

癸丑八月二十二日謁花谷書院退坐逝斯亭與院儒陳君箕範論花潭學術得失陳言先生後孫殘微不能善守遺籍乃以先生所著大學演解糊其土壁其亡兄偶知之歸以紙東洒水析開補綴成編至今珍藏云余聞而驚喜亟求見之其書俚淺無可觀如非贋作則必先生少時所録也然其所謂有時而昏心也本體之明性也當因其所發情也雖至惡之人明德有未嘗熄者故如見孺子入井必有怵惕惻隱之心見非義而羞惡見

賢人而敬見善事而歎慕皆明德之發現處又曰明德新民兩節而內外相資故曰本末知止能得一事而首尾相應故終始此等議論却甚好故録之以俟知者

李白詠廬山瀑布云飛流直下三千尺初謂其漫詠而非實狀及見其五言詩則曰噴壑三百丈三百丈即爲三千尺則此必有斟量而非漫詠也陸羽爲李秀卿論煎茶水品云天台千丈瀑爲第十七以此觀之天台之瀑不過爲千丈耳金子益言其堂兄昌國嘗使僧持繩墨九龍瀑其長恰爲四千尺云朴淵之瀑以余所見亦當過數十丈然則九龍爲勝於廬山而朴淵又勝於天台

跋

肅廟寶鑑既成余具箋投進矣儕友之工於儷體者皆言竊稽末端添入一句其意乃足云余即口占一句曰如此可否皆曰甚善余欲陳疏添刋諸郎廳皆謂為此一句追改許多卷秩事甚重難余又從其言而止之崔致重既搆誣亡兒不售則其一隊又執此以為暗製一句不錄於原文中而私付兒子云當日御題之必出於此孰能預料且儒生之掠用箋文者或連二三句全用設令亡兒盡用全句固不得以辨之況其不然者乎況非叅考者乎使余無目疾而偶為叅涉於命官問議之列

則其危言險談又當何如人心誠可怕而黨議之痼良心又可哀也二月二十日雨中偶閱文字忽念此事取筆書之

鴻烈一書不惟全襲莊子之意亦多剽取其文句其原道訓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而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報應知之動也知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知終於外不能反己而天理滅矣故達於道者不以人易天外與物化而內不失其情此等言不但莊子古來固多有之能說得頗精又銓言訓曰稽古太初人生于無形于有有形而制于物能反其所生若未有形謂之

真人此亦專出於莊子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

其精微雖不及莊子而却甚明白

古人於金石文字未嘗多作總論不過以數行狀其為人

而已不然則於叙事中略提綴無疊疊至數百言者我

朝惟牧隱頗知此意故其所作文字不為不多而皆無

總論近世則全以總論為尚不但文體冗長千篇皆一

意雖互換而用之亦無不可余每欲力矯此獘而俗習

已成受文之人又皆不樂故不得已循俗為之未知牧

隱當時何以辦得此力量古人真不可及也

淮南子言伯子造衣其初如魚網又其下言胡曹造衣盖

伯予始製而至胡曹乃備至黃帝又具袞冕等禮服也

其書又言臯陶暗而善能治獄宋秦觀上神宗書云臯

陶雖暗而能折獄蓋承淮南之所記也錄之以廣異聞

蜀之亡也爲户二十四萬吳之亡爲户五十餘萬而魏不

能百萬我國户數百五十五萬有奇殆合三國之衆然

常䰢䰢懼外寇之見侵而無以禦也則亦在乎善用與

不善用耳

小兒知慮不及壯者豈魂神亦有資於血氣而然歟今以草

木驗之其稚弱之時木之理未嘗開也故其枝葉與大

木無異也唯其氣有所不充則不能開花結實而必待

其長小兒神䰟未始異於壯者而以其氣之未足也故不能運用亦類是耳

小說中記宋仁宗初生晝夜啼哭不止有道士自言能止兒啼遂就撫之曰莫哭莫哭若要哭何如當初勿笑其啼即止豈非靈性不昧而唯氣血未足故不能運用之驗歟

高麗太祖陵只有莎㙮石及闌干石石虎一雙而已至於恭愍陵則窮極宏侈莎㙮屛風闌干之外列石虎甚多其外又繞以外屛風而磨治甚工前築三層階每層七八級當中開御路上層列立四石人皆冠冕垂紳中層

又列立四石人皆甲胄持劒下層之外列石羊其製造俱精巧如生石羊之外竪石碑短而甚廣石面凝滑淨可鑑人形自有陵寢以來未之有也比之太祖陵奢侈懸殊即此亦可以占興亡之所由別也

清虛堂答楊滄海書云隱山碑曰雲霧及苦雨不得印出只書送大畧云而且曰唐一行禪師嘗曰洞水逆流則傳吾法者至矣一日洞水逆流而道詵果至一行具威儀出迎盡傳其術及辭歸曰吾法東矣此道詵之行迹也其隱山碑畧則曰一行囑道詵云佛者大醫王不但治心治身以至山川土地亦變凶為吉裨補之設譬如

艾灸之則沉痾頓愈汝東國群山競其險衆水爭其犇
比如多病之人汝今以佛法爲艾而醫之於山川或竪
浮圖或設塔建寺至於三千八百餘所則汝國山川病
咎無不潛伏云云所謂隱山碑未知爲何人所撰而道
詵是羅季之人一行則生於唐初歷高中玄代始歿此
時道詵盖未及生矣其時代不相及如此而謂之傳法
於一行者大是誤記唐人文字中載一行事有云嘗經
一古寺從門隙見有老僧縱橫布籌於庭謂侍者曰門
前水逆流乎傳法之人必至矣水果逆流而一行遂入
拜謁老僧甚喜遂傳其法此事備載廣記中今隱山碑

乃以一行得法之事認爲道詵而淸虗不察而信之其
亦謬矣道詵得法自有其人嘗遇黃衣老人於求禮海
岸三夜約會如張子房圯橋故事老人聚沙爲山川之
形一一指敎由此洞曉地理此載勝覽中可考而知也
偶閱淸虗集謾記如此
白頭山自下至上爲二百里其頂有池周回三十里絶壁
環之如匝屛風其色正赤而缺其亥方一面水從缺處
溢流是爲黑龍江之源四時皆凝氷唯自六月至七月
望前氷解而望後則復合夜必有光明燭天皆實珠之
氣北人於其下流猶能拾得好珠震方有石獅子色正

黃活動如生南下十餘里有川西流卽鴨綠江之源池水伏流始溢出於此也譯官金慶門曾隨淸差穆克登竆水源立碑定南北爲余言如此而全順愛者北氓也慣於採參是行也順愛爲之導云

肅廟中年以後論者謂我國國於東東於時爲春於色爲青而俗喜着白衣爲可禁至當宁朝臣又多以爲言者遂下禁令余竊謂萬物始於東而成於西東方之人尚西方之色卽所以有始有成帝出乎震成言於兌天之運也穀種于春收獲乎秋物之始終也東方而又尚青焉是徒有其始而無其成也奚可哉古之尚白意盖如

此故歷代史三國傳皆言其俗尚白而未嘗議其非今所
分明記得者隋書而至董越賦朝鮮尤備記之今日朝
宅史亦多見載者
臣之紛紛以尚青為請者似皆見未到此耳
齊物論指馬之喻余既詳觧之矣年少談是書者猶不能
通其下段所言故復䟽之于此夫據性而觀物則物之
不齊者有可齊之理何者以可乎可不可乎不可而已
所以然者凡道行之而成行儒之道則成乎儒行墨之
道則成乎墨是非道行之而成乎凡物謂之而然謂之
天而天謂之人而人謂之鳶而鳶謂之魚而魚向若謂
天為人謂鳶為魚亦必從而人魚之矣此豈非物謂之

而然乎説如是足矣莊生之意猶有未盡者又反覆之曰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即上可乎可不可乎不可之意也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即上道行之而成謂之而然之意也故䌷舉莛楹厲施以明理一而分殊

有始也者以下呂氏遣遣之觧得之其果有謂其果無謂所謂終日言而未嘗言夫理之微玅淪於無形則秋毫雖少亦有形之物比無形豈不大乎性之大包括天地太山比天地豈不小乎俛仰之間前者已失而後者方來殤者豈不壽乎先乎天地而不為久後乎天地而不

為壽彭祖豈非夭乎天地與我同一性非并生乎萬物
與我均一理非為一乎此說理之本體舊註皆誤
瞿鵲子所問二夫子皆指孔子而言聖人以下盖古之至
人有是言也故孔子誦其言而謂之孟浪也
養生主專言全神循理人之有知出於情其端無涯夆性
而隨之安得不殆督中也朱子謂既不為善亦不為惡
欲處善惡之中者恐非莊子之本旨此言為善而無或
近乎名為惡而無或近乎刑唯循性以為常以儒家言
之即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以釋氏言之即不思善不思
惡時那箇是汝本来面目此為養生之大方其下乃舉

庖丁之能全神循理與右師之不能全神循理而觸形禍者以證之終以秦佚之吊以明死生之無厭無慾養生之道於是備矣末端薪火之喻莊子所創奇語古無是也旨微而顯妙超情謂安處順之意得此尤明

金三淵子益嘗與余論詩口誦李牧隱甓寺詩曰波間白倒新羅塔林表青欹普濟碑仍再三咨嗟云氣魄之大可以冠冕我東諸詩余曰詩信美矣然牧隱平日造語未嘗衒奇鬪健此句不類牧隱本色且普濟與牧隱為并世人其碑即牧隱所撰也恐不當在牧隱身前而已欹傾此尤足證其非牧老詩也淵曰詩人造語例多如

此君何言之固也余不能强争而其後遍考牧隱詩集
終不見此句深以爲怪昨年偶得新刊朴訥齋集閱之
此句載於續集中乃識余少年時所見不甚謬而雖㣲
能詩之人其鑑識未必盡可信也
永樂中我國女子吕氏韓氏權氏三人被選入侍而權氏
豐艶善吹玉簫最承恩寵事載列朝詩集中今見太平
清話其中録賢妃權氏詩云忽聞天外玉簫聲花底徐
行獨自聽三十六宫秋一色不知何處月偏明其下云
妃朝鮮人永樂八年侍上征虜還至臨城而薨謚曰恭
獻其詩清麗可喜而我國人多不知故録之

禹之導山皆自西而北終於東南故其導水亦然初則自西而北中則自西而東終則自西而南其源盖皆出雍州而唯沇出於北淮洛出於南而俱不離中土其導之也則亦自西而北南耳此由西最高多山所以中國之水弱水西流之外皆西源東流我國則東高多山故水皆西流唯洛東之流如弱水之獨西由鳥嶺之隔絶纔嶺猶崑崘之隔絶中土故其外之水皆反流背高而就下也我國地勢與中土對距有如此以土品言之中土則西之雍州為最腴南之荊揚為最瘠而我國則西南為沃壤而西北多瘠土此又相反者也

中州人朱彝尊字錫鬯有曝書亭集八十卷其文氣不甚
昌大而雅馴可喜其高麗史跋文有云觀其體例有條
不紊王氏一代之文獻有足徵者又云元順帝之子以
餘兵走和林相傳十一年而殂謚為昭宗明之載籍隱
而不書後之論世紀年者所當述也又云靖難君臣改
修明太祖實録方孝孺叩頭乞哀觀鄭麟趾麗史履周
贈官易名而麟趾等亦宜書其事是其所以為賢于長
陵而下國之史官勝于楊士奇輩多矣又云朝鮮人申
叔舟撰海東諸國記雖非完書若聚米于前山川在目
瞭如指掌又云外藩惟高麗人著述往往流入中土若

鄭麟趾高麗史申叔舟海東諸國紀以及東國通鑑史畧諸書多可考證臨淮侯李言恭撰日本考頗詳而不若叔舟之得其要矣叔舟字泛翁仕朝鮮官至議政云云以此觀之我國之書多入中土可知深可戒也權陽村應製録之刊行國中久矣錫𨛦跋其後曰高麗秀才近字思叔號陽村洪武中至南京高皇優禮待之賜衣賜食仍命賦詩陽村先之以本國廢興之由道途經過之所次之以本國離合之勢山河之勝與夫隣境之情形無述東人感化之意旣成精華炳蔚音響鏗鏘帝覽之稱歎曰命與劉公三吾許公觀景公清戴公德彝張

公信等偕遊南北市來賔重譯鶴鳴醉仙諸樓帝又賜
以御製三詩建文四年春朝鮮恭定王令知申事朴錫
下議政府鏤板以行於是國人李詹暨奉使翰林史官
端木孝思為作序而淮南陸顒番昜祝孟獻題詩其後
云陽村所遭中國人亦艷稱之如此
每擬楊太眞旣為明皇子婦則其美當自見之何待高力
士之薦今觀錫鬯所書其擬頰釋凡外傳及長恨歌序
所紀錫鬯皆以為傳聞之謬日按唐大詔令載開元二
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遣户部尚書李林甫黃門侍
郎陳希烈冊河南府士曹叅軍楊玄璬女長女為壽王

妃考之開元禮皇太子納妃將行納采皇帝臨軒命使
親王禮有殺而命使則同由納采而問名而納吉而納
徵而請期然后親迎同牢動需卜日無納采受冊即歸
壽邸之禮明年武惠妃薨後宮無當帝意者或奏妃姿
色絶代乃度為女道士勅曰壽王瑁妃楊氏雖在榮貴
每思清脩為太后忌辰永懷追福以茲求度雅志難違
蓋帝先注意于妃顧難奪之朱邸思納之禁中乃言出
自妃意其曰壽王妃者據受冊而云也張愈驪山記謂
妃以處子入宫者似得其實而李商隱碧城三首一咏
帝與妃定情係七月十六日證以武皇内傳分明在莫

道人間總不知是足當詩史矣妃乃玄琰弟玄璬之長

女帝欲掩天下之耳目遂令妃不父其父而移作玄琰

少女玄琰贈太尉齊國公而玄璬獨未聞加恩盖推而

遠之也

世言濂溪太極圖出自希夷然今觀兩圖排置雖同而義

乃自別希夷居華山以無極圖刊諸石爲圜者四位五

行其中自下而上初一曰玄牝之門次二曰煉精化氣

煉氣化神次三五行定位曰五氣朝元次四陰陽配合

曰取坎塡離最上曰煉神還虛復歸無極故謂之無極

圖濂溪取以轉易之亦爲圜者四位五行其中自上而

下最上曰無極而太極次二陰陽配合曰陽動陰靜次三五行定位曰五行各一其性次四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最下曰化生萬物更名之太極圖仍不沒無極之旨希夷明修煉之旨而濂溪闡造化之理

呂新吾呻吟語云性只有一箇纔說五便着情種隂陥其斥其違於程朱之論然呂言自有所見性者人與物之所同得令以禽獸言之只有一性而已何嘗有五令以虎狼之仁蜂蟻之義羊之禮鷙之知鴈之信謂之具五者然一物各有其一非全具五性中又何嘗具許多物事此正所謂情種而五端乃其句萌耳

李注書壽鳳同里人也有志操能文詞癸亥六月守制在
水原初五日中暑暴死唯心下尚暖家人不敢哭至朝
始能起坐自言曉間有二人來言上帝召汝製花水亭
上樑文扶腋而上昇壽鳳哀乞曰吾有老母將死而不
復見矣其中一人口呼八句曰書此壁上則不死矣其
文曰魂上玉京二辰不食文章既成三巳乃覺鶴鳳其
鳴七中入息勿醫侵傾曰而離魄遂上至一門則有赤
狗當中欲噬人二人俱手遮使不得逼已而赤狗自墜
閽者數千齊聲呼曰天狗墜矣轉入九門樓觀壯麗皆
深赤色目眩不能直視至壇下跪坐有衣冠者數人在

壇上促令上壇辭以居憂不敢當以帝命受供供辭曰
豈以草土之喘敢唱花水之吟天知天知臣罪臣罪已
而在壇上者四五人扶腋上壇之上白潔無赤光怠怠
作文寫赤簡以納己而掛文於壇上庭下饗五十王從
官幾萬餘人所謂上帝五色綵雲冪之不得見其面其
文曰團團尖尖甲之甲暢之暢宗七曜而凝五精活活
滚滚壬之壬幽之幽架八虚而秉六合無地而起寔天
之居曰稽五出之奇一生之正是為花水殿以之名於
是叱河鼓而轉起三萬五百七十青雷石鞭營室而嘘
上八千六百四十紫雲車周旋五十王奔走百八相雕

椽橫廓飜飜赤虬之鬚絛尾翻空習習朱鳥之翼風腮
露脚承灼爍而四飛月房雲櫳叅泬寥而九漲穹穹之
唱飲飲而歡抛梁東八桂花明射日紅轉報雙童調百
合一時打嗖絡珠通抛梁西白鳳初移赤鳳棲躡躡珠
圍傾海盡小吳騖起碧雲低抛梁南觧牙轆舌相吐含
去年紺斛枝千億今歲青房蘂兩三抛梁北群芒三尊
五納極小冠童子何時來叙八寒朋遂亘廓抛梁上九
升堋轉窅空蕩銀光閃盡瑚盤光八溜馮馮歸衆仰抛
梁下九點寒烟連野馬夜半鷄人喔哦聲登登洞洞何
為者伏願上梁之後百靈奏祥萬品歌德一日二日幾

萬年萬年千年如一日其文類非煙火食者之言而其
夜觀象監奏營頭星墮地是月中土海溢而竭赤地數
千里又與蹋蹋珠圍之句及青房蘂兩三之句相應尤
可恠也李賀真如事古固有之此為尤異